

北京的金粉遗事



北京的金粉遗事

北京的历史上缺乏风花雪月，却充斥了逐鹿问鼎的金戈铁马、猎猎旌旗。这座古都的画外音，一般都属于铿锵激昂的洪钟大吕。偶尔哼几首唧唧我我的抒情小曲，也会“跑调”。所以，北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温柔富贵乡”。它富贵，却不够温柔。在这里找不到低斟浅酌的泡沫化的香槟，却随处可见狂饮的烈酒。



洪
烛
【著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北京的金粉遗事/洪烛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4

ISBN 7-5306-3854-8

I. 北… II. 洪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
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8621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96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00 册 定价: 18.00 元

北京没有风花雪月

女作家陈丹燕写出一本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，以其缠绵悱恻的笔调吸引了众多读者。我觉得书名起得极好。风花雪月，确实是最能概括这座摩登城市韵味的形容词：“上海，曾经被称为东方的巴黎，曾经是个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，曾经最西化、最时髦，有着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……”

因为本人创作过一系列表现北京历史文化的散文，有聪明的书商找来，约写一本《北京的风花雪月》。等于命题作文了。他的意思我了解，是想让京派文人向海派文人“叫板”（或唱对台戏），同时可搭顺风车。

搭顺风车本无妨。可这两座城市的风向并不一致，在气质、性格上甚至泾渭分明。难道就不怕搭错车吗？那会闹南辕北辙的笑话的。

写别的内容可以，写风花雪月，我却不行。于是我礼貌地拒绝了。理由很简单：北京没有风花雪月。非让我应酬的话，我倒很愿意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。

北京哪来的风花雪月？即使有的话，也与上海不可同日而语，没的可拼。风花雪月，堪称江南一带的专利，北方的城市在这方面毫无优势可言。尤其北京，一向是理性的，豪爽的，衣食住行方面也较粗糙，或者说喜欢凑合。绝不像会享受的上海人，张口闭口讲的都是生活质量。北京人，离精致优雅，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。

所谓“上海的风花雪月”，其实是一种小资情调。

北京的有钱人，并不比上海少，但似乎没有谁称得上货真价实的“小资”——哪怕在外企上班的白领，好像也不太擅长或不太喜欢那一套。上海的旧家底是百年前的那座殖民色彩浓郁的大都会，“买办”文化一度盛行。譬如陈丹燕为一幅老照片所写的说明：“旧时的阳光，旧时的风，旧时的欧洲皮革的招牌广告，这是三十年代的淮海中路商业街……有薄薄阳光的下午在这里逛街，这是上海绝大多数女子的享受，窄窄的人行道上，飘浮着埃及香烟、法国香水、罗宋新出炉面包和新出锅的生煎馒头的温和气息。”上海滩的半壁江山，基本上让形形色色的舶来品占领了。而同一时期，北京的王府井或前门大街什么样子呢？依旧古色古香，依旧是盛锡福、同陞和、全聚德、同仁堂等老字号的天下。我只是翻到一张宣武门的旧照，发现箭楼上贴有仁丹的广告，不禁喟叹：看来仁丹比炮弹更难挡得住……北京若赶时髦，是赶不上上海的。上海不仅跑得快，而且跑得早。好在老北京很自信，不爱赶潮流追时尚。

旧上海的租界面积较大，因而留下了许多欧式建筑，使某些街区显得颇洋气，典型的中西合璧。在当时的北京，恐怕只有一条东交民巷，是忍痛割舍为使馆区的，成为外国人的势力范围。清朝时作为标本陈列的西洋建筑，全集中在圆明园内，后来还叫洋人放一把火给烧光了。所以，穿梭于北京的旧街区，到处都是民风淳朴的四合院什么的，很难找到一幢年代悠久的花园洋房，很难发现一个世纪前的欧风美雨所遗留的痕迹。有人说这正体现了北京在近代史上的保守之处。我的理解恰恰相反：这叫坚持你懂吗？对某些国粹若不加以保护，那么在文化上无异于混血儿了。说实话，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，我更喜欢不解风情的北京，原汁原味的北京。

上海人很怀念月色撩人的外白渡桥。张爱玲小说里的男女主角，最适宜在桥上散步，展览西装领带与旗袍高跟鞋组合的花样年华。在他们心目中，这是一出东方的“魂断蓝桥”。我不禁要说点“损话”了：儿女情长的外白渡桥，能跟扬眉剑出鞘的卢沟桥相提并论吗？每每看见栏杆上立有数百只小石狮的卢沟桥，我就肃然起敬，想起岳武穆的《满江红》：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……

由此可见，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，绝对是两种风格。北京虽然没有风花雪月，但不算什么缺点。毕竟，它还有别的什么，来体现自己的价值。英雄本色嘛。也不是要把势的，干吗非要闹一些小花样、弄那么多西洋景？（写到此处，我要求自己尽量把语气放温和些，免得读者误以为这是一篇“强词夺理”的酷评呢。其实，我不过是拿这个话题，来磨炼自己的辩论水平。）

还有，上海人总对巴洛克式的和平饭店津津乐道（对于上海而言，这已算是“老字号”了），觉得那是外滩的门脸，而且里面的西餐与咖啡很正宗。北京的东长安街上，有个于1901年最初挂牌的北京饭店，可以抵挡一下。始创者是两位法国人，后转手给意大利人卢苏。1907年卢苏将产权卖给中法实业银行。又过十年后，中法实业银行将其扩建成七层高的法式红楼。东交民巷曾有大名鼎鼎的六国饭店（今已不存），但北京饭店此时的规模已超越六国饭店，成为北京饭店业之翘楚。1949年被北京市军管会接管，1954年在旧楼以西建造一座八层大楼，1973年又在其东新建二十层高楼。

北京饭店接待过多少外国元首，我记不清楚了。肯定不会比上海的和平饭店少的。

我只知道，2002年2月22日，美国总统布什曾在北京感叹：“长城依旧，而中国却今非昔比。”他是第374位登上

八达岭长城的外国元首。

于是我又找到一条“歪理”：不要笑话北京没有风花雪月，上海，有……长城吗？

但事实上，上海人对于生活的质量与情调，还是充满优越感的。有点轻视北京人的落伍或慢半拍。我认识几位搞写作的“上海宝贝”，来北京，慕名去泡三里屯，说是很失望：“三里屯真是徒有虚名。酒吧的装潢太老土了，桌椅安排得也拥挤——一点情调都没有。如何叫人放松？”她们唯一嘉许的是北京人的酒量：喝啤酒跟喝白开水似的。但我仍从中听出几分讽刺的味道。莫非是我多心了？怕我觉得她们挑剔，她们声明下次我去上海，一定领我去衡山路一带泡吧，见识一下真正的酒吧应该是什么风格与档次。我只好讪讪地笑了，辩解道：要想了解真正的北京，不该来三里屯，应该去泡老舍茶馆。听一段京胡，顺便喝声彩呀，就能找到当大爷的感觉。

上海美眉们却继续跟我斗嘴玩儿：老舍茶馆？不就是骆驼祥子的大碗茶嘛。顶多还卖点茴香豆？

我这回有招架的经验了：别搞错了，茴香豆——以及改良后的五香桂皮豆，是你们那儿的特产。咱北京人不吃这个。要吃，起码也得上点炸丸子什么的。

跟伶牙俐齿的上海美眉逗乐，挺有意思的。也算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的一次小小交锋吧。“战火”是由北京的酒吧所引起。

我大可不必替三里屯辩护。北京本来就没啥风花雪月。即使刻意模仿的话，也不大像。很明显是“克隆”出来的。

去上海旅游，除了逛外滩，逛南京路、淮海路，逛大大小小的商场、西餐厅、咖啡馆，好像就没什么别的事可做了。所以它把商业发展到极致，而且尽可能表现得风情万种。风花雪月，堪称上海的灵魂。当然，同时又构成其华丽

丰腴的肉体。

而这一切，对于北京来说，只是皮毛而已。北京的灵魂要深厚得多。不在这里，在别处。外地人逛北京，总是冲着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去的，故宫、十三陵、长城、颐和园等等，还玩儿不过来呢，哪有剩余的工夫去琢磨其他内容？北京有的是老本可吃，至于是否有额外的风花雪月，并不重要，并不影响其本真的魅力。

我无法从风花雪月的角度，来赞美北京。身在北京，我甚至都写不出风花雪月的文字与故事。

我还是按照原先的思路来写北京吧。不能把一位富有沧桑之美的贵妇人，涂脂抹粉，改造成媚俗的摩登女郎。写北京，是一个很沉重的命题。我根本找不到轻飘飘的感觉。

北京有风。但这是古风。战国末期著名的刺客荆轲咏过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西汉的司马迁倾听着风吹过耳，加以评点：“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。”荆轲消失了，雄风犹存。北京的历史一直呈现风起云涌的局面。即使在现实中，北京的风也是豪放派（上海的风相比之下简直是婉约派的小令）。尤其春秋两季，不仅刮大风，还有飞沙走石的沙尘暴，还有横空掠过的西伯利亚寒流……

北京有花。譬如景山的牡丹，明代就独领风骚，甚至《明宫史》里都提及。还有颐和园的玉兰（“玉香海”），系乾隆皇帝要求种下的。北京的花，堪称天子脚下的国色天香。但在北京，最受关注的不是花，而是香山的红叶。每年秋天，市民们爬香山，为了看红叶。红叶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明星。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这句诗，颇能体现北京人的审美趣味。北京人最欣赏的，还是不屈服的强者风范。

北京有雪。甚至进入李白的诗篇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在中国，还有什么地域，敢拿（或能想到）草席来比喻雪花？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——是夸张，但燕山究竟有雪花，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，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。如果说‘广州雪花大如席’，那就变成笑话了。”（鲁迅语）上海纵然比广州稍强点，估计多为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吧？

北京有月。在北京，唯独月亮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

北京有风、有花、有雪、有月，哪样都不缺。但还是没有风花雪月——臆造不出那种温柔缱绻的整体氛围。北京，硬件有余，软件不足。或者说得更平白点：雄心有余，柔情不足。它似乎天生就是一座缺乏柔情的城市。说惯了豪言壮语的大嗓门，不擅长讲述甜言蜜语。适合做报告、搞演说，却不适合谈恋爱。谈恋爱，需要一颗很细腻的心，以及轻柔的语调。

假如我们把风花雪月狭义地理解为儿女情怀，应该说北京历史上不乏花前月下的风流韵事。虽然闹过几次轰轰烈烈的恋爱，但结果都是悲剧性的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唉，连谈恋爱都能闹出天翻地覆的是非！最典型最惨重的例子，自然算吴三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了。吴三桂从崇祯皇帝的老丈人田畹那里讨要来陈圆圆，这段“自由恋爱”正谈得好好的，不料半路杀出个李自成。李闯王横刀夺爱，导致吴三桂打开山海关，搬救兵来复仇。清军入关之后，就势席卷中原，定鼎北京。我知道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城，是因一场争夺美女的战争而毁灭的：希腊联军为报复特洛伊王子劫掠了他们的王后海伦，大举攻伐……公元1644年，北京城分明成了特洛伊的翻版，因为一个女人而改朝换代。北京的海伦叫陈圆圆。

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，开头即是咸丰皇帝与一个叫叶赫那拉氏的少女在圆明园邂逅的场景，山美水美人也美，

很有点风花雪月的意思。可影片的结尾却是圆明园葬身火海的特写镜头。咸丰绝对想不到,他与这那拉氏一相遇可就坏了。秀色可餐的懿贵妃,在其死后成了慈禧太后,成了近代中国臭名昭著的一位女暴君。最耻辱的一页,就是由她写下的。慈禧的容貌,不知比之杨贵妃如何?但在倾国倾城方面,她所造成的影响要严重得多。

光绪与珍妃的琴瑟相和,倒是才子佳人的绝妙搭档,有几分鸳鸯蝴蝶派的影子。偏偏西太后从中作梗(如同西王母用银河拆散了牛郎织女),想变法维新的才子(光绪)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,他的红颜知己呢,则被投进紫禁城的一口水井淹死。光绪与珍妃虽属封建色彩的“包办婚姻”(最初也经慈禧太后撮合并批准的),却尝到了“新式恋爱”的甜头。光绪很开明,想求新变革,恰恰珍妃思想观念上亦很时尚,颇能助其一臂之力——他们都以找到了梦中情人惊喜。可惜,再浪漫的爱情花朵,也经不起凛冽的秋风摧残。珍妃井周围,落红遍地。

北京历史上较著名的爱情故事,很少能赢得皆大欢喜的“大团圆”结局。相反,很多是以悲剧(不是自己的悲剧便是别人的悲剧)来收场的。这也是我认为北京没有风花雪月的理由之一。

至于某些艳史或绯闻,更谈不上什么风花雪月了。譬如赛金花,是晚清北京的一大交际花。可她之出名,乃是因为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。八国联军是干什么的?不用我解释大家也知道。

所谓“北京的金粉遗事”,一一听来,总让人百感交集。既有爱与恨的味道,更有血与泪的味道,乃至铁与火的味道。

北京的历史上缺乏风花雪月,却充斥了逐鹿问鼎的

金戈铁马、猎猎旌旗。这座古都的画外音，一般都属于铿锵激昂的洪钟大吕。偶尔哼几首卿卿我我的抒情小曲，也会“跑调”。所以，北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温柔富贵乡”。它富贵，却不够温柔。在这里找不到低斟浅酌的泡沫化的香槟，却随处可见狂饮的烈酒。

以北京烟熏火燎的往事下酒，我一醉方休。凛冽的大风，以及鹅毛大雪，落满我左右的肩头……

在火中，在水中，在荆棘丛中，我寻找着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。

001…… 北京没有风花雪月(前言)

① 帝王将相……………001

- 002…… 帝王将相
- 009…… 燕都:青铜时代的北京
- 017…… 辽南京:契丹的兴亡
- 028…… 金中都:铁马冰河入梦来
- 038…… 元大都: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
- 051…… 紫禁城:停摆的钟
- 059…… 十三陵:落日的归宿
- 069…… 清朝的皇帝们

② 城池如梦……………084

- 085…… 登幽州台歌
- 090…… 带不走的燕京八景
- 095…… 什刹海畔万宁桥

100.....	社稷坛与太庙
108.....	圆明园:魂兮归来
129.....	昆明湖:淡妆浓抹总相宜
139.....	中南海与钓鱼台
148.....	大前门
155.....	王府井
161.....	运河之死
167.....	多少寺庙烟雨中
177.....	古刑场:从西四牌楼到菜市口

③ 冠盖满京华.....186

187.....	李自成:紫禁城的彗星
197.....	纳兰性德的绿水亭
208.....	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
217.....	纪晓岚的阅微草堂
221.....	赛金花:北京宝贝
225.....	王国维与辜鸿铭:辫子的葬礼
235.....	永远的新青年



242…… 周作人的苦茶庵与鲁迅故居

④ 龙袍与布衣……………246

247…… 旗袍的花样年华

253…… 从皇史宬到图书馆

259…… 长城情结

263…… 月光照耀北京城

1

帝王将相

帝王将相

北京是出帝王将相的地方。

我若这么说，谁会反对我呢？

当然，泱泱大国，藏龙卧虎之地绝不仅仅这一处。譬如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南京，都曾令无数英雄竞折腰，演绎过金戈铁马逐鹿问鼎的壮阔故事。

但从时间概念上而言，北京无疑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座古都。它占据了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后半部分，甚至古老的帝制正是在这里画上句号的。

北京的帝王将相，离我们也是最近的。屈指算来，相隔尚不足百年。

一百年前的中国，尚是帝王将相的天下。一百年前的北京，作为最后的帝都，笼罩着黄昏的气氛。它的冷却，毕竟也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。

金陵王气曾是脍炙人口的传说。与之相比，北京并不逊色。只能以皇气逼人来形容。在气焰的炽烈程度上似乎还稍胜一筹。因为建都于金陵的，大多是偏安的南方小朝廷——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之类，都是些短命的王朝。而北京自元代起即身价百倍：好大喜功的忽必烈，偏偏看中了这块宝地，使之一举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都城。北京在当时绝对是辐射欧亚大陆的国际大都会，不同肤色、语言、信仰的商贾与使节云集于此——来到元大都，横跨千山万水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就走到头了。从城南踟蹰到城北（一来一回需一整天），能感受到世界大同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我估计当今美国的自由港纽约也不过如此。

假如在纸上还原元朝昔日的版图,可以发现:从地理位置上来讲,大都恰巧居天下之中。降至明清,紫禁城里走马观花般替换的皇帝们,依旧认为自己高居于世界的中心及权力的巅峰。不管怎么说,明清两朝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。北京俯瞰众生,作为皇城的傲慢,多多少少可以理解。

北京的皇气又是一种致命的诱惑。1912年,已进入民主时代,袁世凯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,不愿去南京就职,厚着脸皮赖在北京(估计他对此地的风水颇为迷信与依恋)。果然,他没多久就自封为洪宪皇帝,觉得当皇帝比当总统要过瘾。虽然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几个月就破碎了,毕竟给世人敲了警钟:要随时提防封建思想借尸还魂。

元顺帝是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大都的。明思宗崇祯,是吊死在景山的。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,是被赶下台的。即使这样,袁世凯依然斗胆想圆一回皇帝梦。当然,这个窃国大盗的结局并未好到哪儿,屁股还没把龙椅给焐热呢,就灰溜溜地收场了。据说他是被民众的声讨给吓死的。

北京有三千年的建城史。系根据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而宣布的。

它的建都史,也在八百年以上。一般是从金中都开始算起的。海陵王于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,称中都。金虽未像后来的元那样一统天下,毕竟攻下了汴京(开封),使北宋覆灭,占领了半壁江山。以至临安(杭州)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,不得不低头,年年派使臣来中都进贡纳税。

除海陵王完颜亮之外,较著名的金主还有世宗完颜雍(建造了卢沟桥并开凿了金口河),章宗完颜璟(燕京八景的命名者)。

房山的金陵,是北京第一个皇陵区(比明十三陵早约四百年),葬有金始祖至章宗共十七位皇帝的尸骨(大多是从老家迁

帝王将相

【帝王将相】

004

来的)。

自元世祖忽必烈开始,在大都执掌朝政的元帝共有十一位。因他们的名字(音译)较繁琐拗口,在政绩方面没有太多值得一提的建树,我就不逐一记录了。

朱元璋原本定鼎南京,可他的儿子朱棣登基后,执意于1421年迁都北京。北京是其做燕王时的“自留地”(或曰“龙潜之地”),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。在永乐皇帝所衡量的天平上,南京最终输给了北京,想来他更看重后者的风水与形势。由此,明朝共有十四位皇帝在这里生老病死。昌平天寿山下的十三陵,独独漏掉了景泰帝(代宗)。他是宫廷政变的牺牲品,被以王礼葬在别处。

1644年清军入关,进占并迁都北京。从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直至宣统,先后有十位皇帝在紫禁城里“接力赛跑”。只是,接力棒最终还是跑丢了。

然而从宏观上看,北京自公元十世纪前后,即开始上演帝王将相的“马拉松”了: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主耶律德光,幽州于938年成为辽南京(陪都)。辽王朝的帝后嫔妃,几乎每年都要来此避寒或巡游。辽末,因故地被金兵占据,天祚帝只好逃到燕京来避难了。后来天锡帝耶律淳又正式以燕京为都。改元建福,史称北辽。可惜没多久就垮台了。

粗略地统计一下,与北京或生或死相关的帝王(包括迁葬于此的完颜阿骨打等金主),肯定在五十位以上。而只在紫禁城里住了四十二天的草头王李自成,以及“假冒伪劣”的洪宪皇帝(袁世凯),尚没计算在内。

中国有多少帝王呢?李金旺著《盘古一宣统》一书,记录了519个(包括正统帝王和部分占据一方、独建政权、称王称帝的首领)。在这份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名单里,与北京密切相关的就占了十分之一,这比重够大的了。北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,亦可见